



會員來函

夜釣墨魚記行

五月二十七日，天陰及有雨，雷暴警告。

早上起床見到窗外的天氣，想起傍晚要去西貢釣墨魚，有些擔心起來。一來驚天氣惡劣，二來怕暈船浪。過往也有朋友邀約去釣墨魚，都推卻了。今次適逢其會，並且偕同本會執行委員阿古（古維耀先生）及Grace（陳美玲女士），參與這次由「勞聯公務員及資助機構事務委員會」舉辦的釣墨魚團。既然答應了，只好做足準備，抱着隨遇而安的心情赴會。

當晚的天氣潮濕、翳焗，但幸好沒有下雨。我們在西貢碼頭登上了一艘不太大的遊船，約可容納三十多人。白浪輕濺，船兒輕快地告別岸上聚集的人群，像要遠離世人喧囂的聲音；海風吹來，風兒輕柔地送上海水的濕氣，仿似要洗滌遊人封塵的心扉。

先是觀賞沿途的風光，繼而留意同船的團友。基於禮貌及便利，首先與鄰座四名滿面笑容的女士攀談起來。原來她們都是「香港大學職工會」的理事，大家結伴同遊。船上面還有「職業訓練局非教職人員工會」的幹事們等。他們討論為甚麼今年「勞聯」沒有搞派糉活動，我想起並告訴他們，「勞聯」主席曾提過因為財政問題，今年會取消這個活動。而隨團領隊「勞聯公務員及資助機構事務委員會」召集人馮先生回應指出，工會舉辦派年糕或派糉活動，目的是增強會員

的歸屬感，盡可能的話，都應該舉行。從交談之中，令我這名首次接觸其他工會的新人，真有所裨益。

船兒從容地駛向它預訂的海灣。海面還算平靜，但因我們的船不太大，當有其它船隻經過的時候，船身頗為搖晃。有兩三個團友出現暈船浪的反應，幸而自己有備而戰，但在暈浪丸的副作用下，不知不覺間有點兒睡意。

到達釣墨魚的海灣，已七點多了。大家先開始晚餐，只是在不時搖晃的船上進食，真要小心奕奕。其間，有些團友已急不及待地釣起墨魚來了，並不時發出歡叫聲。除了墨魚，有人還釣了一尾雞泡魚呢！稍後船家也大顯身手起來，展現他釣墨魚的功夫。身後忽然傳出驚叫聲，回首一望，已來不及反應地中招！原來是被釣上來的墨魚掙扎地噴出了它的墨汁，以示反抗。大家只好狼狽不堪地清潔自己的衣物及座位。

馮先生見我和暈船浪的團友坐在那裏沒有釣墨魚的意欲，建議我們到船頭的位置。那兒果然比在船內清爽、舒適多了。連阿古及Grace也來到船頭，還有位程先生。寧靜的海面；黑漆漆的四周。偶然有數條遊船在我們的附近經過或停泊，在它們的燈光襯托之下，我們便竊所欲言起來。言談之中才知道，這位程先生是「政府機電監工技工職員協會」的主席，而馮先生則為該會的副主席。他們工作的部門是「機電工程署」，部門已轉用營運基金的方式運作，但與我們政府文書職系的同事面對相同的問題，人手的青黃不接及工作量的大幅增加。

信是有緣，我們與程主席及馮先生交談得很投契。馮先生稱讚本會出版的「文思」，版面設計精美。我也有同感，於是向他們介紹，這全是本會執委陳安狄的功勞，恰巧他也是在「機電工程署」九龍灣總部工作呢！同時，他們也爽快地答應出席本會在六月三日舉行的「一周年會慶酒會」，實在使我們衷心感謝。

「有墨魚吃啦！」的聲音從船內傳出來，於是大家一起品嘗由船家新鮮烹調的墨魚。各人都讚口不絕，但都不敢吃太多。吃過墨魚後，大部分團友還意猶未盡地繼續釣其墨魚。我見他們都有收獲，為他們高興之餘，也不甘落後，提起一條剛釣上來的墨魚用電話相機拍了張照片，感覺倒挺新鮮。

回到船頭的長椅上，在夜空之下，我們再各自傾談有趣的話題。直到船家來到船頭，拉起船錨準備回航，才發覺已九點半了。船兒像思家的遊子，奔馳在黑暗的海面上，令平靜的海面，激起了潔白的浪花。碼頭的燈光由遠至近，慢慢地映入了我們的眼簾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開始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。是不是現實世界令人感到沉重？要應付它，真需要適當的才幹、莫大的勇氣及做人的智慧。而終生學習，是不是我們人生的課題？如果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同行，大家互相提攜，共同成長，真是人生一大樂事！

順利到達岸上，馮先生及程主席回首向我們打招呼說再見，我們欣然回應。雖然我沒有親手釣到墨魚，但感覺收獲豐富。阿古和Grace鼓勵我記下本文，將行程中的所見、所聞與本會會員分享。我也在此感激他們在這次行程中對我的幫助。

組織公關委員會組員 雲娜
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五日